

TIME
LIFE

HISTORY OF THE WORLD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人类文明史图鉴

君主威权

公元1600年—1700年

德川时期的日本 / 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 / 波斯大帝 / 英国内战
荷兰共和国的兴起 / 新大陆的新移民



人类文明史图鉴

君主威权

公元 1600 年 — 17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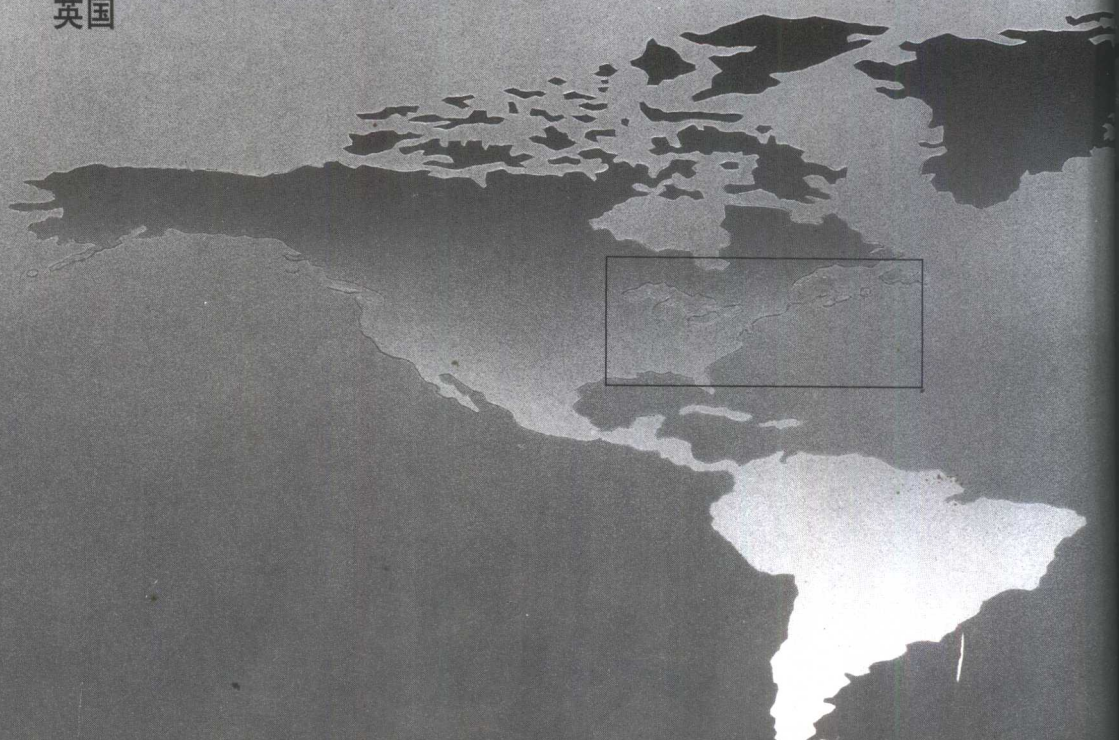
北美洲



荷兰共和国



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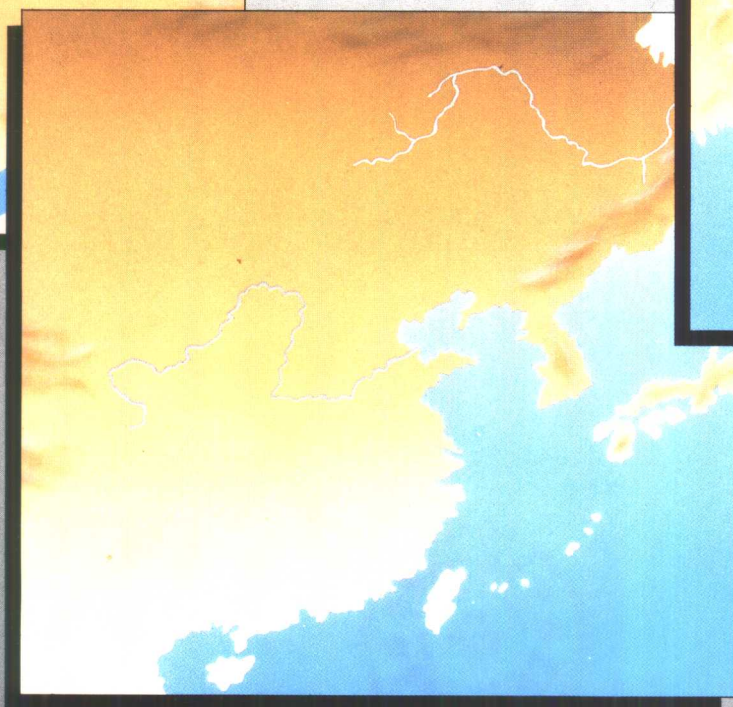


公元 1600 年 - 17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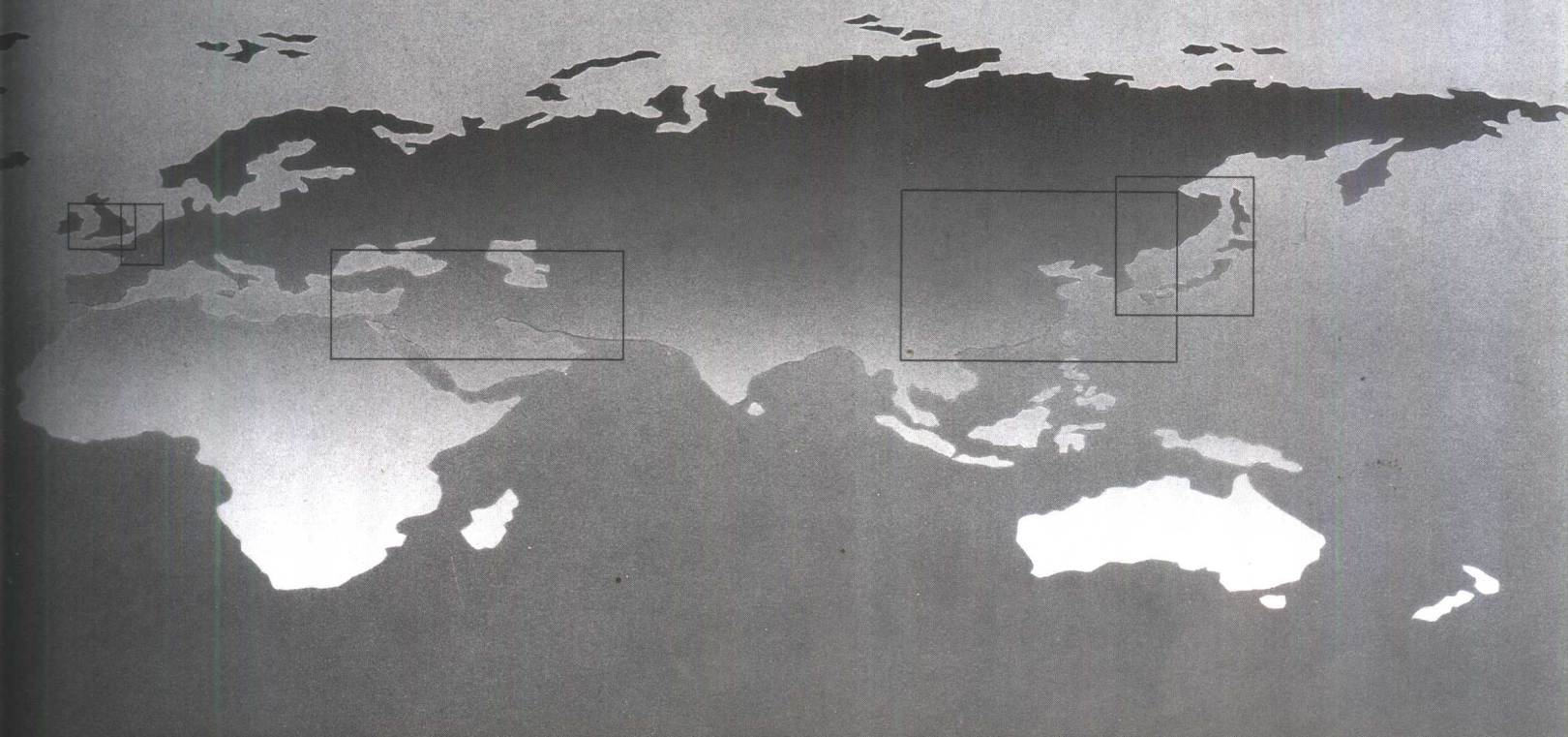
波斯



日本



中国





K103-511
277
13

人类文明史图鉴

君主威权

公元1600年—1700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欧洲部执行编辑:吉里安·穆尔
策划部主任:埃德·斯凯纳尔
策划部助理主任:玛丽·斯塔普尔斯
研究部主任:亚尼萨·克莱默
副主编:伊尔斯·格雷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编辑:托尼·阿兰

《君主威权》编务:

策划:玛丽·斯塔普尔斯
撰稿:佛古斯·弗莱明
研究人员:卡罗林那·阿尔考克
鲍尔·都斯威尔
助理编辑:克里斯蒂那·诺贝尔
策划助理:瑞克尔·吉比逊
编务助理:摩里·苏特兰德

图片部:

管理:阿曼达·新德利
图片统筹:佐伊·西班牙塞

编辑制作:

主任:萨曼达·希尔
程序控制:艾玛·维思
编辑部:特尔萨·约翰
德伯莱列里奥特

本卷顾问

概论:

杰弗里·帕克,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教授,伊利诺伊。

克里斯托夫·贝利,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印度史现代讲师。

日本:

I. J. 麦克缪兰,牛津大学日语讲师。

中国:

戴尼斯·特维切特,吴戈登,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教授,普林斯顿,新泽西。

波斯:

戴维·摩尔根,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系,中东史讲师。

英国:

尼古拉斯·泰克,伦敦大学院历史学高级讲师。

荷兰共和国:

约纳丹·I·伊斯瑞尔,伦敦大学院荷兰历史和风俗教授。

北美:

G. V. 斯卡迈尔,剑桥大学潘布鲁克学院研究员。

特约撰稿人:

詹姆斯·查姆波斯,斯蒂芬·道恩兹,
内尔·费尔贝恩,艾伦·加尔福德,
罗伯特·厄尔文,戴维·尼科里(文
献);雪拉·科尔、提摩太·弗兰瑟、

巴巴拉·希克斯,卡罗林那·卢卡斯,
杰克伊·马休兹(研究)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里默(波恩);克里斯蒂
纳·利波曼(纽约);玛丽亚·文森扎·
阿洛瓦西(巴黎);安·纳坦森(罗
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卡瑞尔·欧恩斯泰思,
萨斯克亚·范德林德,
韦伯·范德林德,
艾利克·范·兹瓦姆(阿姆斯特丹);
杨金全(北京);奥图·戈比斯,
罗伯特·克卢恩(日内瓦);
崔斯尼·班德斯(马德里);
伊丽莎白·布朗(纽约);
玛丽·约翰生(斯德哥尔摩);
迪克·伯利,米科·伊科达(东京);
特劳迪尔·雷森(维也纳)。

中文译者:

宋 鸥 敖春颖
苑海波 王 强

责任编辑:

李书源

目录

1 德川时期的日本 9

2 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 35

3 波斯大帝 55

短论:创深痛巨的三十年战争 72

4 英国内战 79

短论:在“太阳王”的宫廷中 103

5 荷兰共和国的兴起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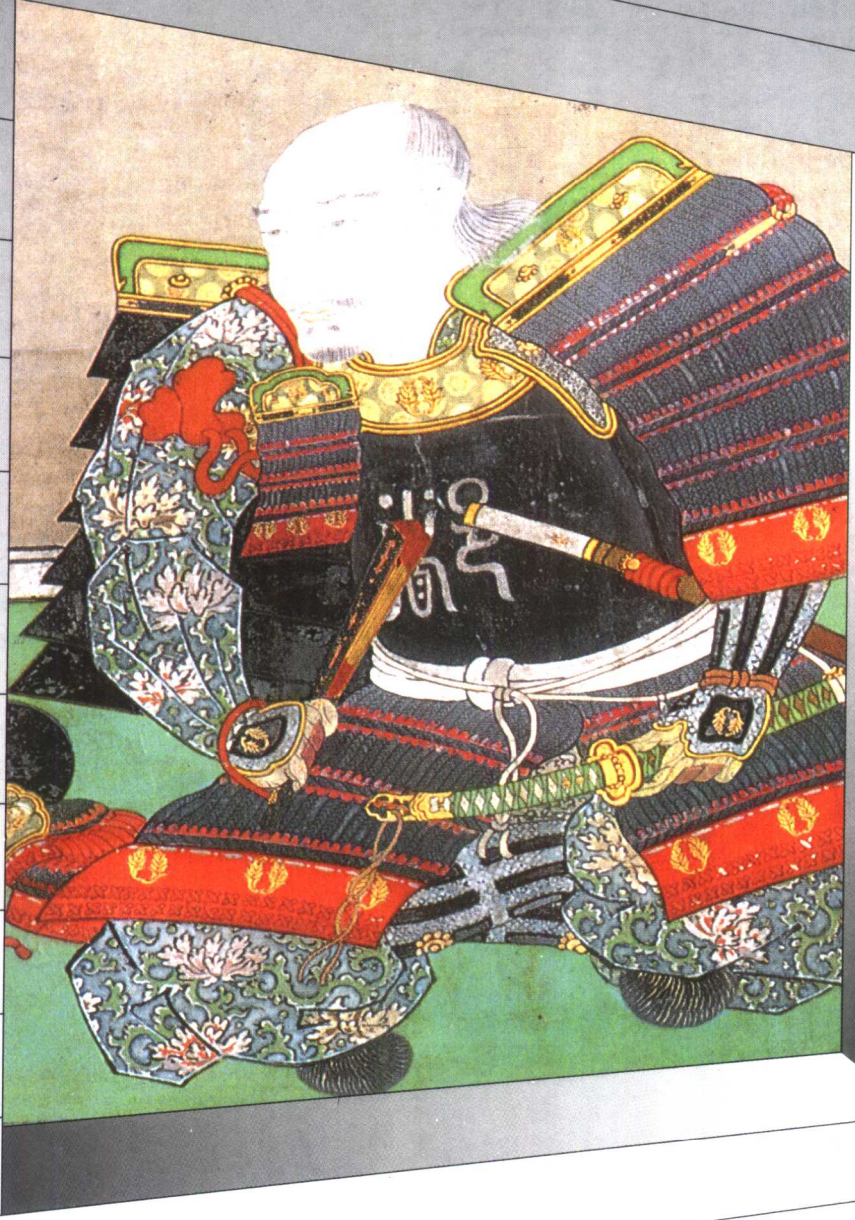
6 新大陆的新移民 135

短论:对自然规律的阐释 159

大事年表 170

索引 172

参考文献 175



德川时期的日本

1

对于 8 000 名在小早川秀秋的命令下宿营在松尾山的士兵来说，1600 年 10 月 21 日的夜晚是他们在户外的一个不幸的时刻。这个季节的气候非常恶劣，夜幕降临时，一场原本轻微的毛毛细雨突然变成了倾盆大雨。他们的山顶阵地在日本最大的岛——中部本州的关原村庄上，这一位置使他们完全暴露在自西而来的肆虐狂风下，风怒吼着穿过沿琵琶湖延伸而来的小路。但是基于两点考虑，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暴风雨还没有恶化为夏末和深秋经常蹂躏日本的台风或“飓风”；而且至少他们不在行军途中，不像他们在下面山谷中的盟军那样，还在泥泞中跋涉。

在子夜过后的几个小时里，约有 7 万浑身湿透的人到达了关原村庄，他们是军阀石田三成的联合部队。雨水几乎使他们视线模糊，夜幕中他们在齐膝深的泥水中蹒跚行走了 16 公里才到达这一防御地点。他们的旅程象征着两个月以来战役的顶点，在这些战役中，石田三成与强大的东部贵族德川家康为争夺日本的领导权而厮杀。前一天的战斗显示出双方的势力已大体接近，同时也间接表明了德川家康的战略：袭击关原村庄隘口，占领古城京都和门户港口大阪。现在在关原，山峰掩护了石田三成的侧翼部队，他希望将追击的德川部队引至一决胜负的对抗中。

黎明来临时，暴风雨停息了，只剩下毛毛雨和浓厚的大雾。在山顶上安全度过了一夜的小早川秀秋的部下，透过一片白雾，依稀听到最后到达关原村的衣着邋遢的部队低沉的咒骂声。大雾中，能见度还不到两步远，仅靠前面传来的声音引导部队前进。人们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碰撞声和行军士兵发出的隆隆声不仅仅来自石田三成的部队，德川家康的部队的先锋已进入他们的队列中。一时间，完全的混乱占了上风，浓浓的大雾使双方除了一团糟的撤退外别无所求。已艰苦跋涉了 4 个小时的德川前卫军在他们军队的余部到达时占领了阵地。一个小时后雾才消散，飘到了附近伊吹山的斜坡上，关原这才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然后战役打响了。

当战斗激烈地进行、双方胜负未定时，秀秋安全地站在山顶上观察了 4 个小时。按照原计划，他要一直等到德川部队全部参战，然后猝然下山攻击他们的左翼。到中午时，时机成熟了，约有 6 万名德川部队迫进山谷，石田三成向秀秋

在这幅 17 世纪的丝卷画上，一位上了年纪的日本勇士正准备战斗。画中描绘的人物叫锅岛直重，起初是南方军阀一个不起眼的门人，他在 16 世纪末导致国家分裂的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勇猛，站在得胜的军事领袖德川家康一边。德川家康及其继承人统一了分裂的国家。这名勇士 1618 年以 80 高龄安详故去。作为一个地方贵族，他一直活到得以享受长久的德川和平的最初果实。

发出了行动信号。

在松尾山上没有一个人活动。几周以来 22 岁的秀秋始终在玩一种等待的游戏，每次他站在石田三成一边作战时，他都以向敌人主动示意来掩护自己，今天也不例外。德川家康希望山上的部队能为他所用，最初，他很失望，秀秋并没决定忠于哪一方，所以不响应家康的信号。最后在德川部队一阵箭矢的驱使下，他才加入打击石田三成的行动中。

石田三成也并非完全未做准备，他已觉察到他的年轻的同盟者的阴谋。但是出乎将军意料的是，他的左翼战线上的军官们竟然接受了秀秋的暗示，转而反对他。由于受到四面围攻，他的编队队形瓦解了，石田三成本人被杀，他的部下穿过隘口仓皇地向西逃往琵琶湖。是夜，家康的得胜之师露营在战场上。通向大阪之路敞开了。

关原战役是历史上日本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使德川家康夺取了日本的统治权，也宣告一个空前的锁国与停滞时代的来临。在德川家康的继承人的统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日本在政治上重新统一的历史，部分地也是三个城市的故事，它们都位于中部本州岛。日本帝国的首都古城京都，在这里，天皇——一位令人尊敬却几乎没有实权的人物——主持着金碧辉煌的宫廷。国家事实上的统治者是接连不断的军事领袖。他们中最伟大的是丰臣秀吉，他自内海的港口城市大阪发号施令，两次发动侵朝战争，都未获成功。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赢得权力，他将政府所在地迁移到东部城市江户——今天的东京。江户位于关东富裕的农业区的中心地带。在早期内战中，德川家康奠定了自己的权力。



一位无名艺术家描绘了身着宫廷服饰的德川家康，这幅画是在他死后绘制并被展示给人们的。他死于1616年，时年73岁。那时他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已故去，他稳固地获得了作为幕府将军或是国家军事统治者的地位。曾亲身参加50多场战役的家康以狡诈、耐心和非凡的坚韧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士兵称其为“老獾”。他奠定了家族的命运，德川家族在其后的250年里统治日本，这不仅依赖于至高无上的军事权威，也取决于他在管理国家、提高税收和驱逐敌人方面的技巧，德川王朝的继任者们同样继承了这些才能。



治下，日本竟然做出了几乎完全断绝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大决策，实行“闭关锁国”。

日本的选择实在令人震惊，因为它是在其它地区眼界正放宽的时候做出的。17世纪是世界发生天翻地覆变化，并日益昌盛的一段时期，也是以欧洲向北美移民为特征的探险和拓殖的时期，出现了一批能力非凡，长寿的君主，他们借助枪炮、印刷术和进步的交通联络系统所有这些相对新的技术进步的产品来加强统治。

在这一世纪的进程中，日本的邻居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王朝的统治，并产生了一位两千年帝国统治中最伟大的皇帝。波斯在阿拔斯国王统治下也经历了复兴，阿拔斯击退东西两线的敌人并建立伊斯法罕城以炫耀辉煌。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位君主的统治胜过法兰西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他的凡尔赛宫成为王权专制主义信条的圣殿。

但是有两个国家作为这一规则的例外而存在：英国和荷兰。英国有两个国王被废黜，一个国王被砍头。新从西班牙独立出来的荷兰共和国选择了共和政体，这使它的保皇党邻居感到恐怖。然而这种事件对日本并不意味着什么，日本这个时候已经从内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但又把自己紧紧地裹在了孤立主义的茧丝中。

几个世纪以来，多山的日本群岛一直受古代传统和军事实用主义的混合统治，国家象征性的首脑是天皇。根据日本的传统，天皇是创造日本诸岛的太阳女神的后裔。天皇在京都主持宫廷事务，他引导宗教仪式，以确保日本的持续繁荣，他自己作为半神而受到人们的崇拜。根据帝国的法令，国家要由官僚来统治，所有日本人都要效忠天皇。

然而，从实际权力，而非礼仪上的权力而论，天皇的影响不如其强有力的臣属——以幕府将军而闻名的军事独裁者的势力大。自12世纪末起，武装力量控制了国家权力，天皇必须同意幕府将军的支配权，认可他们对帝国的管理。皇室不久就明白反抗将军的命令是毫无益处的，因为将军不仅是国家的总司令，也是最大的地主，权力根植于土地中，蕴藏在无数极小的茅草村庄里，他们的稻米收成不仅是国家的主要物产，也是交换一切有价值的资源的中介。

土地既能生产出食物，又能提供人力。日本的农村被分成采邑，每块封地都由一位地方贵族或大名来管理。大名在领地内依靠武士来维持秩序。武士是武装侍从，大名分给他们小块土地，以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持续的忠诚。大名本人又对将军表示效忠，所以如此，或是感谢他获得的土地，或是惧怕将军收回土地。这些地方贵族承认天皇的统治权，但在战争中集结在将军的旗帜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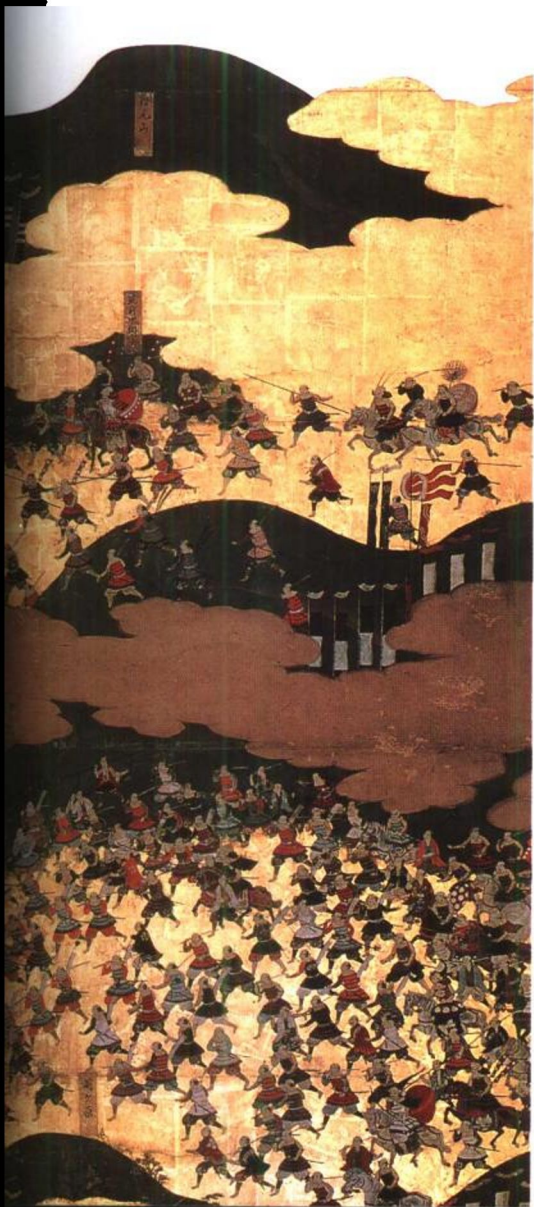
正像日本没有单一的统治者一样，也不存在一个所有日本人都赞成的宗

教。岛上固有的神道教承认数不清的神灵，既有有生命的，也有无生命的。天皇提出崇拜神道诸神。通过这些神，信仰者们认为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持续的，都会得到好运或恶运。公元6世纪时，日本从中国引入佛教，根据佛教原则，在经历了无数次再生之后，每个人最终都能从世间存在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与这两种信仰共处的是儒教，它也源于中国，儒教强调恭顺、忠孝和公益。

尽管存在这种相互抵触的对封建主效忠的混合物，但一段时间，日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稳定。然而，到了15世纪中期，日本的和谐开始出现裂痕。一个麻烦是，京都是个不合适的权力所在地，它位于本州岛中部，在整个国家最富裕的农业地区关东平原以西约360公里，关东这个富裕的平原距首都太远不容易被控制，但是它却又足以成为威胁首都的根据地。更为不利的是，京都距被本州环绕的内海60公里，西部的九州岛和南部的四国岛才是群岛真正的中心。像位于东部的大阪和堺、西部的长崎这样的港口城市不易被位于内陆的首都所控制。而且，作为日本与外部世界门户的



这幅细致的图画在一个屏风上，屏风是德川家康女儿嫁妆的一部分。它展示出1600年关原战役中将军大获全胜的情景。德川家康善用谋略，出奇制胜，石田三成则雪上加霜，遭同盟者的背叛。画中描绘石田三成所部正从熊熊燃烧、即将化为灰烬的营地仓皇出逃，遗留在身后的旗帜表明他们中许多人是基督徒。家康的部队在低云密布的掩护下蜂拥向前，大雾把战役推迟了一个多小时。那场战役实际上比这幅受胜利者委托绘制的画面所揭示出的更残酷、持久和混乱。此后没有一位日本贵族敢于在公开战中与德川军队遭遇。



整个西海岸也不在京都的防范之内。

只要将军仍是日本无可争议的主人，那么首都的战略弱点本身就不成为问题。但是在后来的岁月里，大名及他们家族的权力逐渐增大，地方势力日益强盛而将军的势力则却日益削弱。由于将军奖赏追随者的唯一办法是把自己的财产转让给他们，因此就削弱了自身的根基，而加强了臣属的地位。宗教机构也变得难以驾驭，许多和尚看出同时做武士没有什么不合适，他们把寺庙变成要塞，并获取大片土地。

1467年危机出现了，当时将军发现他无法在对继承权有争议的情况下实施统治，竞争各方甚至在京都街头动手互殴。首都内长期的战斗使这个曾经人口众多、繁荣兴盛的城市变成一片焦土废墟，军队可以随急调动，就好像他们身处一个不设防的国家中。帝国的世系濒于灭绝，中央权威不复存在，内战硝烟弥漫全国。此处，大贵族被小贵族推翻；彼处，武士联盟宣称他们的权威；在其它地方，得到脱离束缚的农民支持的具有和尚和武士双重身份的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不同的大名支持那些互相竞争的对将军的统治地位提出要求的人；在16世纪的进程中，只有一位将军逃脱了被罢官的命运，但他被谋杀了。

实际上，冗长不堪的战争并非完全是毁灭性的，国家的经济因为战争的刺激而兴旺起来。除非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战争对城镇和村庄的损害通常不是特别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贵族愿意毁掉可能会属于自己的土地。成功的统治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建立起对所有地方的统一控制，在水利灌溉方面尽可能取得大规模进展。农业生产稳步上升，大名不是唯一的受益人。在全国性的灾变中，农民们可以通过逃往邻近的地区来躲避高税收和压迫。因此，更为贤明的统治者寻求以更有效、更有益的方法来实施统治。几个家族建立起自己的行为法则来规范个人行为，强调诸如公正的判决和诚实管理等美德。

城市居民也繁盛起来，频繁的战事必须保证给养供应，城镇因提供军需品而变得富裕，一些城市甚至趁机利用不稳定的均势来获取适度的独立。例如，在大多数战争中，繁荣的港口城市堺都保持中立，来这座城市参观的敌对贵族也不得不放下武器，保持和平。

监督管理的缺乏也便利了航海者，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人们惧怕中国海岸沿线的日本海盗和奴隶劫掠者，所以，更加太平的商业贸易远在印度尼西亚经营。日本通常从这种交易中获益：自16世纪30年代起，当技术娴熟的中国、朝鲜技师和冶金家被招入日本的矿井工作时，金银的产量就会有大幅度的增加。

其后不久，西方文明一剑双刃的益处来临了。当葡萄牙水手首次抵达南部岛屿种子岛时，他们奇异的行为方式，尤其是他们的火器使当地人大

这套礼仪盔甲是德川吉野最喜欢的装备，他是屋张（现为名古屋）的领主、家康的第三子。如所有当时最好的产品一样，它的轻度和强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它主要是由银或红漆铁制成。在使用带花边的金属片和细小的长片方面，完全遵循日本传统，而不采用欧洲人喜欢的坚硬的钢制品。然而，到1600年，用于实战而不是展览的设计经常结合进某些欧洲的特征，以期提高对火器的防范能力。

护面具

这个面具的鼻子和上唇能够移动，使穿戴者得以谈话、饮水，下面还悬挂一个柔韧的脖颈保护装置。

胸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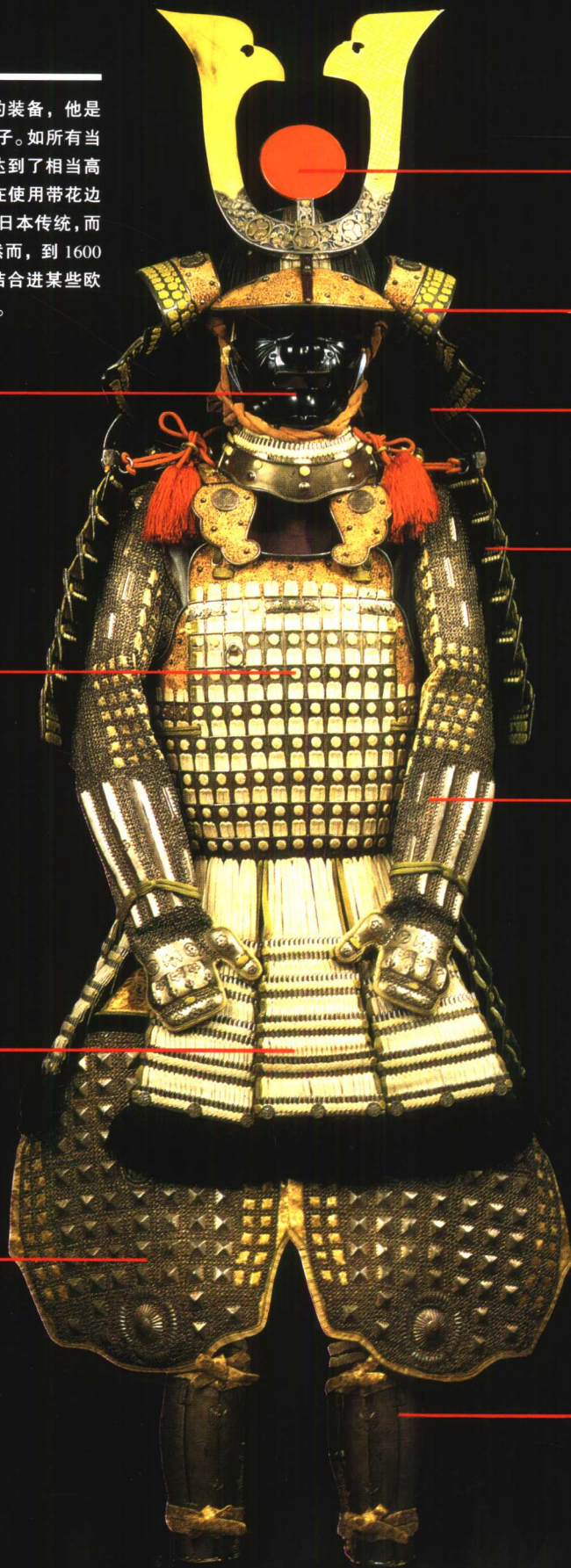
这个胸铠是由许多小而轻、镶边的漆铁金属片制成，它能够对矛、剑、箭提供安全保护，但是不能防住滑膛枪的弹丸。

裙甲

组成裙摆的金属片要大一些，花边较松，为的是在骑马保护下体时能灵活一些。

腿甲

这个带有锁子甲的丝制衬裙是用铁片装订起来的，它的作用是保护上腿的前部。



盔饰

是由连接起来的铁片制成，这个加了顶饰的头盔用于识别战斗中的人。

盔边

这些头盔边有助于防御剑刺。

护颈

从头盔上悬下的漆铁片保护脖颈和肩膀。

袖甲

松散地镶漆片花边的套袖，保护上臂和身体免受侧面剑的刺入或是箭的伤害。

护臂

缝在丝底上的锁子甲用铁片加厚，用来保护前臂和手。

护胫

把铁片装上铰链镶在布上，这些护胫只保护前腿，小腿处于自由状态，以便使骑马的武士能够夹紧马。

为震惊。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已为日本人所知，但是欧洲的火绳枪这种有效、便携、能射穿盔甲的武器却使他们感到新鲜。一年之内种子岛的铁匠就制造出了仿制品，但不能射击。后来，一个葡萄牙枪手泄露了制造西式枪管的秘密(据说是以日本一个铁匠师傅的女儿为交换)。此后，所谓“种子岛武器”遍传日本。由于最初数量很少，物以稀为贵，尤其受到武士——和尚的重视。最终它们竟威胁到了日本的社会秩序：一个用这种武器武装起来的地位低下的步兵甚至成为技艺最精湛的武士的对手。

欧洲人也带来了其它新事物：烟草、眼镜、新式服装和饮食，还有改进过的盔甲，它用熟铁片做成，而非日本传统的漆丝和竹子，它可以对火绳枪子弹提供某种防范。另外，他们将天主教引入日本。比起西方的火器，耶稣会传教士对日本已确立的秩序是潜在的更大的威胁：一名日本天主教徒对天主教的忠诚超越了他对自己的国家和天皇所应有的忠诚。可是，最初传教士没能使几个人皈依天主教，日本人的清洁和智慧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日本人的残忍和商人的狡诈也使其感到痛惜，日本商人通常备有两副秤，一副计量精确的用于称他们自己所购之物，另一副则用来欺骗他们的买主。传教士们更加悲哀地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此美丽的土地竟然淹没在无穷无尽的战争中。

螺旋式上升的暴力行为似乎要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这时，即16世纪末期，一位领袖人物脱颖而出，他即将把日本带入几个世纪的和平轨道。1568年，在经历了8年的战争、围困和背叛之后，一位35岁、名叫织田信长的大名终于拥有了进军京都的力量，并指定了自己的幕府将军人选。在这项计划中他得到了两位杰出的军人的帮助。一位是丰臣秀吉，是个家系不明、矮小而憔悴的人物，但极其狡诈，他崛起于一个地位低下的步兵阶层(或者，据某些人的看法，是个土匪)，后作为一个忠诚的武士而供职；另一位叫德川家康，是个年轻的勇士，最初他反对织田信长，后来转而效忠，并积极成为织田信长最喜欢的将领之一。

织田信长本身的成就并非是空前的，但是，与其他成功的指挥官不同，他不是简单地为自己及家族的野心而奋斗，相反，他怀有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和平与统一的理想。他明白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向他的目标，他的座右铭是“以武力统治帝国”。一个在京都供职的耶稣会神父法路易斯·弗洛伊斯对织田信长曾有过生动的描述：“他极端好战，……藐视所有其他的日本君主及诸侯，转过头来大声对他们讲话，好像他们是卑微的仆人一样。……他特别讨厌任何耽搁或冗长的发言。”

织田信长的偏狭性格的较早的受害人是他扶殖上台的傀儡幕府将军。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初就很麻烦，刚上任时，将军为表达他对织田信长的感谢邀请织田信长参加一个晚会，演出的是连续13幕的古典戏剧，织田信长的

忍耐在第5幕段后终于到了极限。到1573年，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织田信长干脆废黜了这位他自己扶植起来的将军。并且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用任何官方头衔，此后就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

织田信长对佛教武士——和尚怀有特殊的憎恨，焚烧他们的寺庙，把佛像熔化后用来铸枪，并残忍地屠杀他们的支持者。但是，从不骑马的佛门勇士身上他也看到了步兵的重要性。1575年，他的身穿防水蓑衣、携带火绳枪的步兵杀死大批身披铠甲的关东骑兵。1582年，大阪的大寺庙被毁，和尚们被活活烧死在里面，堺的富裕港口不再要求独立，臣服于织田信长的权威下。

现在，织田信长已把本州的中心区域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佛门中的武士——和尚已被打垮，剩下的任务，仅是去征服其他大名。为实现这一目标，德川家康的部队向东挺进，进入关东，而西线在丰臣秀吉的掌握之中，他现在是一位被信任的将领（虽然他的主人仍然称他为“猴子”）。正是在部下如此地忙碌奔波时，织田信长死去了，他在京都遭到袭击并被自己的一个大名谋杀。

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很可能是受丰臣秀吉的指使。丰臣秀吉充分利用了这种形势，几乎没有耽搁任何一点时间，马不停蹄，8天内就回到了京都，处死了暗杀织田信长的人，将首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德川家康对政变没有察觉，开始做了进行抵抗的象征性表示，但最终他别无选择，只有臣服丰臣秀吉的统治。

新统治者优先考虑的事情是使自己受到贵族的尊重，因为此时贵族仍把他视为一个有着“猴子”绰号的成功的农民。当时没有执政的将军，丰臣秀吉也不希望有这样一个职位。相反，他通过取得贵族头衔关白来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关白，或称帝国摄政，是最显贵的天皇朝廷的官职。有这个响亮的名衔作招牌，他逐渐树立起自己的势力地位，到1591年，靠威逼和劝诱，他获得了日本所有大名的宣誓效忠。

新摄政决定在港口大阪而不是京都来实施统治。他在那里建立了与他的地位相称的城堡；护城河几乎宽达百米；城楼林立的城墙用大石块建成，城门用6米乘9米的石块加固；城堡中央最强固的部分有8屋楼高，墙上刷白色涂料，屋顶是金色的，呈弯曲状。丰臣秀吉在城堡内过着奢侈的生活，精美的镀金装饰使房间金碧辉煌，所有的墙上都贴了金片。他还在京都保留了一个宫殿，他在那里举行空前宏大的盛宴来款待天皇。

置身于豪华奢靡之中的丰臣秀吉，设法表明他也能够欣赏简朴的日本文化传统，其中最著名的是茶道。茶道最初是从中国传入的，但后来日本人把它变成了一种审美艺术，它要求态度虔诚，对形、神都要有很高的鉴赏力。日本茶道艺术方面最杰出的人物是千利休，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培养摄政对